

# **作为发展人民战争的一部分，进行秘鲁共产党的全面重组，以在全国 夺取政权！抓住贡萨罗思想解决新问题**

新民主主义协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他们企图破坏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从而根除一切，根除党，根除革命暴力，根除人民战争、联合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这思想来自于阴险的修正主义者邓小平，他一直都疯狂地发展资本主义，建设资产阶级政权结构，清除红色的一切。他们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发起对毛主席的攻击，否定毛主义，之后他们否定列宁，也否定马克思……用这种方式，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的整个贩运列车与反动派的整个贩运列车从我们头脑中清除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所有气味。但显然，他们的反革命计划……它们正在严峻的问题中无法自拔，如同马克思教导的一般，老鼠鼠更大胆。”

“……最重要的是，我们以人民战争的必要性为我们的基础，它的过程和它的教训：只有通过人民战争才能夺取和保卫新政权；这需要在被压迫民族、帝国主义国家成为现实，在资本主义复辟国家也是如此，最后，在所有类型的革命中，它总是与我们在一起：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革命，到达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我们已经立下誓言，在到达共产主义之前绝不放下我们的武器。我们重申，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方式的延续，它遵循着政治，它有着阶级性，人民战争是对世界战争的回应。”

秘鲁共产党文件，《第一次代表大会简报》，1989年

我们向贡萨罗主席表达坚定的、无条件的问候和服从，他是党和革命的伟大领袖，地球上还活着的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继承者，党的团结的中心和直到共产主义的胜利的保证；我们向我们万能的思维体系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主要是贡

萨罗思想表达坚定的、无条件的问候和服从，它之所以是万能的是因为它是对的；我们向领导革命的英勇战士、秘鲁共产党（尤其是在成立 83 周年之际）表达坚定的、无条件的问候和服从；我们向领导永存的原则和人民战争直到共产主义表达坚定的、无条件的问候和服从，领导永存原则即是旗帜一旦升起，就永不会落下；我们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表达坚定的、无条件的问候和服从，这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大会，一次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主要是贡萨罗思想的大会，它用它的三个因素：思想体系（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主要是贡萨罗思想）、纲领和总政治路线（以军事路线为中心）给了我们党的团结的基础；我们向光辉的、历史性的和卓越的三中全会和贡萨罗主席 1992 年 9 月 24 日的演讲表达坚定的、无条件的问候和服从，我们正在庆祝这次演讲的第 19 个纪念日，作为战斗武器，它在世界面前发出胜利的、强大的光芒。我们向党的委员会，共产主义领导者、干部、战士，人民解放军战士，新政权的群众，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秘鲁无产阶级和秘鲁人民致以热烈的问候，正是他们捍卫了党和革命的原则，高高举着人民战争的旗帜，反对帝国主义、发动派和修正主义的集中攻击。

我们重申，革命是历史和政治的主要倾向，这一倾向每天都在增强，在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新高潮发展的服务中增强。我们向国际无产阶级、世界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致敬，在国际共运，即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的各党和组织中，阿瓦基安和普拉昌达新修正主义打上了烙印，企图消除一切发展，取消革命国际主义运动。

我们向右倾机会主义路线（ROL）、修正主义的和投降主义的令人痛恨的老鼠表达深深的仇恨，他们抛出了极其反动的“和平协定”骗局；是反动的武装力量维护和培育的令人痛恨的老鼠，无条件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工作。令人痛恨的老鼠公开否定伟大领袖贡萨罗主席和贡萨罗思想，恬不知耻地声称在遵循它，捍卫它。我们也用火与深深的阶级憎恨开除、拒绝、否定和标识令人痛恨的老鼠何塞及其同伙、他的朋党和其他狼狈为奸者。何塞这一窝老鼠是帝国主义的“低烈度战争”战略的计划的一部分。为了粉碎人民战争，他们提出了另一条右倾机会主义

路线（ROL），也是修正主义的和投降主义的路线。令人痛恨的老鼠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他们开始攻击贡萨罗主席和贡萨罗思想，逐字逐句地重复反动派否定毛主义，进而否定列宁和马克思的全部攻击。我们粉碎了这一变节者的溃疡，令人痛恨的叛徒。他们一直为实现帝国主义的黑计划而努力，像我们队伍中真正的修正主义代理人一样，奴颜婢膝地行动着。

我们特别重申我们的誓言：在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服务中，用我们的生命捍卫我们的伟大领袖贡萨罗主席，回击一切攻击（不管来自何方），为秘鲁革命服务。秘鲁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 论人民战争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势

以继续我们上述的誓言和重申为出发点，我们有必要说明我们所处的复杂且困难的形势，因为帝国主义通过它在国内外的代理人，使得国际对于我们党和秘鲁人民战争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如此的混乱。因此，我们有必要揭开其他机会主义路线的真实面目。这些机会主义路线公开地疯狂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贡萨罗主席、贡萨罗思想、党和人民战争。因此，说这里存在“一条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LOL）”是错的，这不是阶级真理，而是代表了修正主义自身的工作。这里存在的是另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修正主义的和投降主义的路线；第三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为它反对人民战争的发动。多年来，在党的内部，在中央委员会中，已经组织起了第三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篡夺了党的主要地区委员会（MRC）、人民解放军（PLA）的大部分，清算了主要的根据地区域。第三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目曾经是何塞，它的主体在主要地区委员会。这群老鼠表面上“武装到牙齿”，实际上只是“少数灰尘”，就像已经明确的：“**他们走的太远了，当他们越过界线，群众就开始反应过来，不允许再次上当。世界既不平静也不和平，风正在刮，风暴正在上升，这有利于世界革命。**”（《第一次代表大会简报》，1989年）那些说这条路线是“新的”的人是想愚弄国际无产阶级，蒙蔽秘鲁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的眼睛，使他们不能承

担未完成任务。在秘鲁，从 2009 年开始没有人不知道这条路线，而与党的机构有联系的任何人都早就知道这条路线。自 2006 年以来，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丑陋之物已经以“秘共马列毛主义”流传，自 2003 年以来，我们就已经不断报告“VRAE（Valle de los Ríos Apurímac, Ene y Mantaro，阿普里马克河、伊恩河和曼塔罗河的河谷——译者注）中特派员话语的变化”。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号角》报就报道了“特派员走进村庄，为‘贡萨罗’领导下所犯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因此，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何塞在国外的狼狈为奸者提交的展示文件来自种族灭绝的爱德华多·福涅尔准将（“Feliciano”Captura de un senderista rojo, NRC Corporacion Grafica S.A.C., 秘鲁利马，2013 年 8 月）。因此，十多年来，他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的历史是什么，所以他掩饰自己的反革命行动并不会令人感到惊讶。

只有通过认识党面临的真实境况，按照阶级真理，用我们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主要是贡萨罗思想武装起来，我们才能够克服弯道，进行尚未完成任务：作为人民战争发展的一部分，重组党，以夺取全国政权。要重组党，就要与修正主义进行大胆的斗争，用人民战争打击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像之前对机会主义路线做的一样；我们在处理类似情况方面拥有经验。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什么可恐惧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摧毁我们对我们的事业的正义性和它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我们要让那些缺乏思想力量的人，那些不相信我们全能的思想体系的的人，那些不相信党和群众的人陷入绝望。混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它会引发怀疑，迎合那些想要散播悲观主义的人。明确坚定是为革命的进步服务的，是为人民战争的发展服务的。毛主席告诉我们：“真理为人民服务。”

## **老鼠何塞及其同伙和其他狼狈为奸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我们有必要看看何塞及其同伙提出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准确内容，以便炸毁和扫除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所有合流。它的内容是封建-帝国主义；它反对伟大领袖贡萨罗主席；它反对

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它反对党和人民战争。他们渴望四种改变：领袖的改变，否定党的团结中心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提出将中央委员会作为所谓的党的团结中心，否认一大上提出的贡萨罗主席的角色，他们试图强加军阀的领导，从而代替无产阶级的领导；路线的改变，否认总政治路线及其中心无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他们妄想强加他们的修正主义“新纲领”和他们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否认秘鲁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的，军事化的党——企图强加他们的“军事化党”，而这只是图帕克阿玛鲁革命运动的老鼠们的一个“政治军事组织”失败的产物；他们妄想将人民战争变为服务于出价最高者的雇佣兵斗争。

关于思想水平，何塞及其同伙除了重复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外，没有做任何事情，他们没有“贡献”任何新的东西。他们攻击贡萨罗思想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极左”，就像各色修正主义者甚至自人民战争发动以前所做的一样。他们将自己与他们的混蛋亲爹——美国中情局代理人古斯塔沃·戈里蒂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CVR）的骗子们——在一个调子上，企图将美帝国主义和旧地主-官僚国家对人民和党犯下的种族灭绝归罪于党。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是无力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上最后的和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摆弄修辞，无论说什么，他们也不能维持下去。他们没有在秘鲁革命的具体情况下创造性应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而是提出了对毛主义的嘲弄，暴露了他们对无产阶级立场、方法和世界观的背叛。这可以在他们的“超级帝国主义”、“殖民地同时又是半殖民地”等到他们在“总纲领”提案中最荒谬的表达的呕吐物中看出来，证明了这些军事主义者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作为他们自己的反动偏见、他们自己的封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受害者，他们甚至拒绝解释他们自己的垃圾的必要性。他们坚持新修正主义，却不能很好地重复他们主子的命令。他们更像是粗鄙的警察，而不是所谓的共产主义者。

在政治层面上，老鼠何塞及其同伙否定总政治路线和它的中心——军事路线——纲领及在党的计划中建立的所有东西，他们完全反对夺取政权的人民战争第四号战略发展计划和夺取政权建

设的第六号军事计划——这些是三中全会批准的计划，在其中制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最新计划：1988 年的团结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灭绝的、卖国独裁政权！这一计划未能完成，正是由于这些令人痛苦的事件及反动派阴谋的破坏。他们否定党确立的具体的纲领（“三个赞成，三个反对”），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提出了与“不可救药的反共产主义者”的“联盟”，提出了有利于官僚资本主义和地主的政策，他们践行这种与豪绅（gamonales）的“联盟”，反对农民，主要是贫农。他们没有破坏当地的旧的、为帝国主义、国家服务的地主-官僚政权，相反，在他们的嘴中，他们与地区和省级机关合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通过“民主”当局参与了旧国家的机关，将群众拖到“好代表”之后。这是无耻的议会迷，但就像所有的修正主义者，他们相信反动的童话：“市长是好的，因为他们是人民直接选举的。”

这些反对毛主义的老鼠，他们反对破坏敌人的地方政权，在其废墟之上建立新政权。因此，对他们来说，人民战争是“种族灭绝”、“恐怖主义”。像一些人说的，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而不是“左倾”。那些说他们是左倾机会主义者的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喜欢这种形式，这种更为“柔软”的议会迷形式；而不是属于大赦和基本人权运动（MOVADef）的第二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ROL）的其他老鼠（米丽娅姆、莫罗特、科克斯）的公开、揭露形式。为什么？因为他们将自己放在了墨索里尼原则的路线上：“国家（资产阶级的）拥有一切，一切为了国家。”具体而言，这就是在旧国家内部为自己的封建领地进行“武装斗争”；随着全国的反动化和权力的绝对集中，地主-官僚国家越来越反动，这是它最后和最终危机的一种表现，其后是建立在当局统治体系、地区和地方头子之上的帝国主义指挥的反动武装力量。这些修正主义的和投降主义的老鼠想成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他们被公认为是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的“实际政权”，作为阿普里马克河、伊恩河和曼塔罗河的河谷地区地主-官僚政权的代表屈服于帝国主义。如果我们这样来看，我们就不能将这些老鼠直到躺在黑暗坟墓都会遵循的进程，与旧国家崩溃的总进程割裂。旧国家崩溃的总进程由人民战争完全彻底的完成。这就是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 1980 年以来旧国家的这一

进程中进行整合党的特殊形式，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用邓的修正主义类型，详述了他们的修正主义本质；就像第二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叛徒一样，他们说他们是在跟随贡萨罗主席，却否定他的伟大领导和思想，从而表现他们的修正主义。他们试图通过大赦和选举将自己整合进旧国家，以这种方式暴露他们的议会迷。但是，当涉及到他们的阶级本质时，这两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根源都是相同的。他们只是帝国主义的不同血统的老鼠。因此，老鼠何塞及其帮派、同伙的斗争只是“战争领主”（军阀，译者注）为出价最高者进行雇佣军斗争。后来，这些都生也是为了承认、“对话”、“和平协议”。这一切的背后是谁？美帝国主义。

我们继续谈头目何塞和他的同伙，他们否认人民战争中的主要矛盾仍是群众与封建主义，他们以美国不断增长的干涉为借口，证明他们的“民族抵抗人民战争”的合理性，因此，他们有了一个不反对封建主义，不执行“耕者有其田”政策的“辩词”。他们应用“日常要求斗争的主义”（武装修正主义），即在农村只维护富农的利益，在城市与出卖工人的旧修正主义政治相同。不仅如此，他们还“为制毒者”公开辩护。因此，他们坚持让农民处于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控制和权威之下。这些人控制着毒品的播种、收获和生产；因此，承认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对土地的实际主权——因此也承认政治主权。他们愚弄人民，说毒品生产是小农的生意，而不是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大规模生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使农民在半封建条件下工作，主要为帝国主义市场生产。这样，对于这些修正主义老鼠来说，在国内反动派及其帝国主义主子面前投降是更加方便和美味的。明确地说，根据他们的利益，他们有次要的矛盾，像这样表达他们自己：如果你不去干预“铲除”等，“伟大”，“万物都在上天的秩序之下”，所以让我们“和平生活”。这就是谅解大师的领班梦想。

如上所说，他们对党的军事路线的反对是明显的。不管如何，他们都是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叛徒，因为军事路线是总政治路线（GPL）的中心。因此，就此而言，他们更清楚地表露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他们用他们的“移动人民委员会”否定人民战争的核心——支持性根据地。“移动人民委员会”只不过是“流窜帮派”，与新政权的流动性毫无共同之处，而是将临时模式

(转移)变为永恒,这就是为什么不再有公开人民委员会。他们否定统一人民战争,否定作为补充在城市开展人民战争的必要性,他们激烈反对这一时期的正确政策:**“发展渐进的进步,寻求将社区和贫民窟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与人民战争对接,时刻处理这两座山,为暴动奠定基础。”**(《计划:克服弯道,发展人民战争》),他们在这里表示反对将重心转移到城市。特别是,他们已经表露出完全反对在利马开展行动,利马有着首都、劳动力中心和一个大鼓(指具有强大的社会舆论作用)三个特性,在这里开展行动对于在国内外产生有利于人民战争的公共舆论至关重要。这是否认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领导阶级的作用的活生生证据。这些军事主义修正主义者就是这样遵循资产阶级路线,反对党和贡萨罗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

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他们正在使用肮脏的斗争、诽谤和谎言反对贡萨罗主席和捍卫他的红线的人。他们采取行政手段反对左派。他们庸俗化两条路线斗争,以至于不能保证左派被强加,而只是维持头目们的“外交协议”。他们坚持的党内生活也值得注意,按照他们的混蛋标准,重要的是职位;如果一个人不同意根据层级的书记/政治指导者/职务的“系统化”,那么他就是“质疑领导”,会被采取措施。因此,他们采取的法西斯方式,而不是根据对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的理解,采取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式。看看这些可悲的人,他们所承认的,大声叫喊“捍卫领导”,与此同时,他们设置了体系,为夺取菲利亚西诺——他后来领导中央委员会——的职务所做的,他们所做的是将左派交到反动派手中,就像瓦亚加河的凄惨叛徒老鼠胡利奥所做的那样。看看吧,这些问题在九十年代中期已经在党内表达出来了:**“对细微问题采取不公正的措施,而不遵守原则或规范;一种个人权力的封建标准,也体现在个人领导上,不是为了阶级;公开违反决定的标准;在批评面前说谎;低估妇女在革命中的作用;让事情过去;冲突;坚持错误和争吵;错误对待或不适当处理问题;‘两面’态度等等。”**(《政治报告》,中央委员会,1996年)。现在很明显,这些可悲的人在内部斗争中被粉碎后,就交出费利西亚诺和其他领导层成员,篡夺党。



何塞及其同伙的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ROL)老鼠无视建设的伟大原则——在思想和政治的基础上同时建立组织——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任何事都在为夺取政权的人民战争和为人民战争服务之中——他们采用军事主义的方法。关于党，他们已经试图摧毁党的委员会体系，强加头目们的“独立王国”的法西斯结构，具体说，就是“枪指挥党”。关于人民解放军，在城市，他们已经取消了特别支队、支队和民兵；在农村，他们已经取消了地方部队和根据地部队，转为“主力部队”——他们的“流窜帮派”——在他们的行动中表现出了一种极端保守主义，将其减少为不进行其他四种行动形式的游击战，表现为一种流窜的军事主义。关于阵线/新国家，他们已经以“那些赞成和平协定的人”已经“篡夺了它们的名字”（同时却说“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窃取哪怕一个党的机构”）为借口取消了新产生的组织，但是事实上，因为他们对党的群众路线，主要是党的无产阶级路线的反对，他们遵循着一条资产阶级路线，他们已经取消了支持性根据地，用他们的“移动人民委员会”的邪恶概念取代它们；他们激烈地反对联合专政，保持大庄园主的权力不变，在城市，他们反对新政权的六种形式，人民斗争委员会，说它们是“冒险主义”和“左倾”的一种表现，因此，他们不在城市建设政权，他们不在那里建设任何东西。

以老鼠何塞为首的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否定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阶级作用。甚至在他们说“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指的是任何人（“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商人、运输商、建筑商、学生、知识分子、外国工厂主都受到压迫和约束”），但是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他们否认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民主革命的不变主体，贫农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他们的文件中，他们宣称，多年以来，他们在日常实践中与（“中小”）地主结盟，他们达到了这样一个极端，提出“我们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他们亲北美但并不反对革命”。这些可悲的人所制造的混乱，显示出他们没有一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痕迹，没有一点领导人民战争实现民主革命的共产党的痕迹，他们是一个军事主义集团，一支雇佣军。它的封建-帝国主义特点也在它的关于妇女在革命中的主要反动概念中表露出来。对这些老鼠来说，妇女同志是第二线的战士、男性的仆从，

他们企图将这个概念强加给党。党拥有着历史上最高的女性参与率，在国际共产主义史上，党拥有着最大百分比的女性领导者、干部、党员、战斗人员和妇女群众。他们想将此强加给有着诺拉同志的党。诺拉同志是党和革命最伟大的英雄、一名伟大的共产主义领袖、无情的反修正主义战士。

何塞及其同伙已经篡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他已经用枪将自己推为头领。在他的周围，他有着坚定的追随者、头目、他亲近的人和爱人，他是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的门徒，他彻底否定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他们指望与“解决内部问题”的反动派直接合作。他们有最好的仆人，他们试图调和不可调和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个委员会接一个委员会地篡夺党的机构，对那些他们无法通过攻击篡夺的机构，他们利用不同委员会之间的不同形势和它们的内部矛盾，施展阴谋诡计，渗透他们的立场：修正主义的精华。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都指望反动派的帮助，就像瓦亚加河可悲的叛徒一样。这些仆人中有他们的同伙。他们采取官僚主义的方法，反对思想体系和政治的组织方法，目的是破坏委员会体系和民主集中制。

两条路线斗争中形势的严峻性已经使得组织问题处于绝对从属的地位，在这一点上，斗争的主要事情必须是思想体系，因为这关系到党作为一个整体的颜色。没有认知上的统一，就没有思想体系上的统一，就没有党的统一的基础。这对抓住贡萨罗思想解决新问题更为必要。

我们必须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ICM）史上的其他经验，这给了我们考虑的教训。我们不同意这些可悲的人的方式，例如老鼠何塞在国外的主要同伙，尤其是利用其他党在理解毛主义上存在的或可能存在的局限性，采取夸张傲慢的态度反对这些党的斗争。这是经验主义的一种表现，一种只限于自己的“经验”，这更多地揭露了他的真实味道，因为类似的态度是沙文主义的一种表现，对应着阿普拉党的“民族主义”，但是这与共产主义态度没有共同之处。在印度的案例中，我们看到同志们在 80 年代分散在众多派系中，在某些情况下，建立了各种区域委员会的基础。在长期和复杂的斗争中，它花费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实现了党的统一。在斗争中，有着许多的流血

事件、投降和背叛，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放弃武器，坚持不懈地为统一而斗争，共产党人在建立党的统一中取得了成功。在菲律宾，共产党曾失去他们的主要根据地（棉兰老），经历了一个内部过程，其中修正主义者杀害了超过一千名同志，但是，共产党发动了大整风运动，已经挽回了损失。土耳其同志一个接一个地失去了众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成员，毛主义共产党的同志也遭到了重创，不仅失去了总书记和副书记，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整体，他们没有时间放下武器，他们坚持人民战争道路。关于叛徒的丑恶角色，我们有尼泊尔异常清晰的负面案例，左派已经保证投降，在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支部制造了混乱。我们在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时，需要考虑所有这些经验。在粉碎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时，甚至不要放下武器，我们要坚持发展人民战争，将原则基础——对于我们，再重复一次，它是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主要是贡萨罗思想——上的统一放在第一位，然后才有可能克服困难，在人民战争中大踏步前进。

## **保卫党的国外工作机构**

在上边叙述了党在国内和国际当前形势的发展，根据我们对阶级承诺的实现，它要求在党的国外工作中承担这一承诺的人，承担起保卫秘鲁人民运动（MPP），粉碎老鼠何塞及其同伙和狼狽为奸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尤其是作为秘鲁并不存在的“中央委员会（CC）”代表行动的反革命代理人——服务于秘鲁共产党（PCP）的全面重组的紧迫任务，这是它的任务的一部分：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它的永恒目标光辉的共产主义服务中，领导人民战争的胜利发展，完成民主革命，夺取全国政权。

党的重组是 1995 年 7 月《克服弯道.....》计划中的待完成的任务，之后的 1998 年的《团结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灭绝的、卖国独裁，进一步发展人民战争！》随后计划中已经进一步发展的各自的未完成任务。这一任务没有完成，因为正如我们说的，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升级

了，因为在美国中情局及其走狗秘鲁反动派的帮助下，第三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有条件在党内进行组织，篡夺党的机构，首先是在 VRAE，然后是主要地区委员会（MRC）。

从奸诈的老鼠何塞、劳尔、阿利皮奥和他们的同伙的嘴中，我们知道，1999 年 7 月 14 日，他们进行了反对党的领导层的反革命政变，将党的负责人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领导出卖给了美国中情局和种族灭绝旧国家的武装力量。在美国中情局和秘鲁反动派的帮助下，修正主义者开展这次反革命政变是党群龙无首，利用这次反革命行动篡夺了党。之后，他们在封建领地上分裂了，具体来说，他们将被篡夺的党的机构在两窝老鼠之间分割为两部分：老鼠何塞是 VRAE 和主要地区委员会；老鼠胡利奥是瓦亚加河地区委员会，胡利奥与米丽娅姆、莫罗特、潘托哈、科克斯等其他老鼠窝保持一致。

## 谁与何塞的狼狈为奸？

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贡萨罗主席非常努力地处理内部斗争问题，他看到第二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要出现，这使得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形式和方法，以及如何粉碎修正主义立场。其中最重要的是处理毛主席的“五个统一”和斯大林的论述（所有事情的基础是路线，之后是矛盾等）。因此，记住贡萨罗主席的解释尤为必要：“.....要记住斯大林说的‘我们眼中的苹果’是统一；反对统一的事情会走向反对党，因为主席最后已经说过了，谁能够相互理解？这就是思想的统一，政策的统一，计划的统一，指挥的统一，行动的统一，像列宁说的如一个拳头一样去行动。这不就是他说的吗？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戏弄统一。当主席提出这五个理解时，他说的是五个统一或我们所需要的五个统一，首先是思想的统一，其次是政策的统一，第三是计划的统一，第四是指挥的统一，第五是行动的统一；它们是五个统一，我们一起达成统一，像一个拳头那样行动的五种方式，这就是列宁描述的方式，所以，我再重复一遍，这就是‘我们眼中的苹果’。谁不了解我们眼中的苹果，对吧？这多么富有表现力。反对统一就是绝对反对灵魂，反对党，问题是这个统

**一的轴心是思想体系-政治。”**（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人民救助委员会的报告，1992 年，45-46 页，底划线为原文所有）

因此，显然，谁反对思想的统一，谁就是在散播混乱、分歧、谎言、阴谋，直接服务于企图炸毁党的反革命。因此，他们是敌人的同伙。敌人企图模糊狡诈的何塞及其一窝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老鼠的本质和过程。他们说这些老鼠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LOL）”。应该牢记，他们自 1999 年以来就没有提交过政治报告，也没有提交过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灭绝的、卖国的乌马拉新反动政府的报告。这个新的反动政府是由滕森 1992 年 4 月 5 日的自我政变发起的。他们没有一份关于政治形势和当前形势的认证报告，只是在文章中略微提及一些内容，没有超出反动媒体对新政府的第一步的说法，从而假装他们履行了义务。他们既没有做关于思想体系和政治的报告，也没有关于建设、两条路线斗争及其过程的报告，因此也就没有关于人民战争和群众斗争的报告。代替做 1999 年 7 月 14 日的反对领导层的反革命政变的党的报告的是，他们提供了一份从反动派那里得到的说明报告，该报告摘录自前国家情报局（SIN）福涅尔准将在 2002 年出版的书。超过 12 年没有关于乌马拉和老鼠胡利奥的报告。没有关于我们的山岗或光辉战壕（STC）的报告，而是对战俘的英勇斗争保持沉默。他们没有做任何保卫伟大领袖的政治简报，或他们正为此任务做什么的简报。只有你必须“利用法律漏洞来倾听他”，即等反动派已经忽略某些事。那种疯狂的言论只能来自反动标准，企图假装他们在保卫！我们是否期待着他们不属于我们山岗的更露骨的供词？！再来举一个例子，关于这个“中央委员或”及其“御史”的性质和实际存在，他们没有提供任何他们声称领导的群众斗争的报告，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领导。他们在他们的“党的文件”中的陈述，几乎与反动组织关于“低烈度战争”的原始报告一样，例如“社会冲突监察员”的报告，却没有说明该组织的特征。我们要指出的是，所有提到的缺点都是政治证据，证明这各“中央委员会”的性质和存在是假的，这是唯一能够得出的确凿结论。此外，我们可以制作一份永无休止的清单，以加深这个主题，例如，他们呼吁“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但不说要怎么做。他们

能说什么？因为需要做的就是用人民战争粉碎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像对之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做的一样。这表明呼吁“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斗争”及其突然的“保卫伟大领导”只是企图掩盖“中央委员会”的不存在，并掩饰其“帝国特使”的黑色反革命行动。

为什么那些说要与“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斗争的人，却与国内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相分离？为什么他们不将此与实际的政治形势，或新的反动政府及其三项反动任务联系起来？因为做出任何报告都对他们不利，更不用说他们做报告的位置远离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的立场、见解和观点，作为这只老鼠的密友，他们不想与它与旧国家的进程、新的反动政府的政治形势和反动任务联系起来。这就是为什么第三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这些朋友更喜欢用愚蠢的行为只与“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这些愚蠢行动源于他们内心的奇妙运动，希望可以与“堂吉珂德的风车”战斗，以使斗争进入歧途。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说任何关于掩盖负责与乌马拉政府代表“对话”的人的事情，以完成消灭人民战争，寻求摧毁党和诓骗群众的第三项反动任务。换句话说，全国无毒品发展和生活委员会的新任主席里卡多·索韦龙，使用美帝国主义执行的反毒品条约，指定该组织“根除古柯叶”。他们为什么不谴责索韦龙-戈里蒂是中情局计划的纽带？该计划的一部分已经完成：首先是在 2009 年 5 月底及之后在国内和国际电视台播出的老鼠何塞的介绍，和同年 7 月对老鼠劳尔和阿利皮奥的采访。因为他们是这些老鼠的密友，用这种方式，为中情局的计划服务，用它的“低烈度战争”反对党的团结基础伟大领袖和党，以消灭人民战争。他们不想对付索韦龙，因为他的个人历史、言行和行为是一名中情局特工，为中情局继续领导的作为“低烈度战争”（有限的顾问和美国军队）的美帝国主义干涉服务，因为按照这位帝国主义特工的说法，美国在这个国家的部队人数的增加将使党处于优越的条件，可以领导与他认为的美帝国主义直接入侵进行斗争。那些说这些是为了以与“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人，试图掩盖戈里蒂的主要方面——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将此与与他相关的可能次要或附属的事情相混淆，即他可能也是“摩萨德（MOSAD）的代理人”。那些宣称现在要与“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

斗争”的人与企图将自己表现为伟大领袖和贡萨罗思想的最后一秒的伟大捍卫者的人是同一人，自 2006 年以来，他们没有说过有关于此的任何事情，或明言反对老鼠何塞一窝以“秘共（马列毛主义）”名义进行的公开攻击，继续向他们宣称他们的“问候、服从和无条件”，通过他们的小册子散播他们的修正主义叛徒立场。因此，他们是谁，他们为为中情局消灭伟大领袖的计划服务的叛徒和背叛者的这些密友提供了什么服务显而易见。他们反对为重组党而进行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重组党是发展人民战争，在全国建设夺取政权任务的一部分；他们反对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他们并不支持人民战争，而人民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服务于它的发展。

在国外，老鼠何塞及其一窝的反动密友出现在 1999 年底，作为老鼠胡利奥的使者，向何塞表达他的“问候、无条件和完全服从”，之后，当他不能再保持那么一回事时，就用匿名“NN”来表现自己，随后不久，开始非常认真和“坚定”地表达他对“对全党负责的何塞的问候和无条件的完全服从”，而在这之前并没有像贡萨罗主席表达问候和完全、无条件和自愿的服从。这**令人难以置信！**但是真的。贡萨罗主席是党和革命的伟大领袖、地球上还活着的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党的团结的中心等。对于这个悲惨的潜入者来说，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结合起来，因为潜入者他甚至不能区分它们。此外，他可以完全免除惩罚，至少他自己这么认为，因为他以虚构的“党的领导”占领了“唯一的”渠道。2009 年 5 月初，他让我们知道了这个“领导”著名的“指示”之一：“我们党的团结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在问候中，一个人不应再说党的团结中心是贡萨罗主席，而应说是中央委员会。左派拒绝这种修正主义强加，要求领导中的某人“下来”就是这一点。但是作为答复，我们收到了自以为是的回应，而不是自我批评，声称我们的行为与“用枪顶着我们的胸膛强迫某人前往此处”相同。他们不赞成就他们所不了解的事所做的报告和解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回到了冒犯人的西班牙裔拉美人态度，以致不再参加我们，所以在过去超过 12 年的时间里，没有人从秘鲁到国外去参加党的工作。这些表达了老鼠何塞的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立场的著名“指示”非常的多，涵盖极广，这一路线的每一个点都攻击了伟大领袖、贡萨罗思想、党的团结基础、总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他们呼吁召开“新大会”，废除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们的“第一届军事化中央委员会”，正如他们所说的“美帝国主义在拉美的统治已经被打破”，升起了像查韦斯、莫拉莱斯、科雷亚之类的“21 世纪社会主义”——乌马拉并不在这里，否则他们会将其归入同一类。这个修正主义“指示”的清晰印记违背了伟大领袖、党的团结基础等，可以轻易地通过阅读和分析从新世纪到今天为止发表在网站“红太阳（Sol Rojo）”上的文件而被发现。但是本文件——我们现在发表的这份文件——和我们与其他同志、组织、国外的各政党和团体所采取的保卫贡萨罗主席、贡萨罗思想、党的团结基础、党、人民战争的手段和原则表明：反动派和修正主义的再次共谋将以失败告终，他们无法篡夺组织或者炸毁它。他们认为，他们将把一切都作为一个整体来接管，并炸毁一切，不会违背他们黑暗、可怜的目的和这些武装帮派的反革命代理人的最低贱、可悲的反革命本能。这些武装帮派由美国中情局和旧种族灭绝国家组织，并与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战争作战。

尚未完成的重组党的任务源于保卫党的必要性，在美国中情局、反动派、和米丽娅姆、莫罗特、科克斯与潘托哈等（第二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老鼠之前，英勇的战士领导了这场革命，在贡萨罗主席被捕（他们阴险、狠辣计划的第一个目标）之后，他们采取行动，“企图从堡垒内部篡夺党”，1993 年 9 月，他们以“和平信”的形式继续为中央情报局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的计划服务，以达成“结束人民战争的协议”。这群老鼠本应篡夺党组织的计划失败了；中情局和反动派继续计划以篡夺党的组织。在这些老鼠的信息和合作下，反动派不仅试图渗透党的组织，还企图伪造党的组织。1995 年，老鼠南希和罗尔丹的被捕为他们提供了机会，为反动派和修正主义的姊妹计划提供了新动力；摧毁伟大领袖贡萨罗主席和他的万能思想，窃夺党的一切，革命暴力的一切，人民战争的一切。使党进入歧途，从内部取消它，产生大量的倾向、混乱和士气低下，从而使党的重组任务成为不可能，代之以产生一个修正主义的



“共产党”，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公开提出的，那么，既然如此，即使它先天死亡，也是不够的，所以他们正在试图散播士气低落的种子，并在合作者和渗透者的帮助下将党从内部夺走。这两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即使投降主义者有是修正主义者，是美国中情局计划的一体两面。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消灭党及人民战争，企图删除贡萨罗主席和人民战争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贡献，是“最终解决方案”的反革命计划的一部分。

我们看到，就像在秘鲁一样，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自己说：他们得到了贡萨罗主席的指示，这就是他们假装夺取了我们机构的方式，但我们迅速揭穿了这一点，1993年的同一天，作为人民战争的一部分，在保卫党的组织中，在中央委员会的指导下，这被称为伪造的“和平信”，我们坚决无条件地服从我们的伟大领袖、万能的贡萨罗思想、党的团结基础、我们秘共的所有的英勇的战士、党的所有协议和文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不可纠正的右翼分子、令人憎恨的双面人、渗透的特工和甚至是反动派自身设立的“党组织”的帮助下，反动派和修正主义的联合行动集中在哪里？因为他们无法改变秘鲁人民运动的颜色，他们就企图取消我们的基层单位、组织的领导，以及作为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一部分，党的团结基础之下为人民战争服务的在国外无私工作的同志。这就是为什么，在1999年的最后一个月，一个可悲的人到来说，他是胡利奥同志派来的，据说胡利奥是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但他从未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承担责任。他以这种“有机级别”篡夺了对我们组织负责的责任，在他到来之后，他就对妇女同志和组织的经济进行犯罪活动，开始系统性地破坏新生组织（generated organization），篡夺领导权，通过著名的“指示”，提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老鼠何塞及其同伙的立场，仅仅改变了它的外表和名字，然后将其强加到公开文件和事件中，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这可以在网址“红太阳”的页面和秘鲁人民运动的印刷材料中进行核对。关于此，有一点必须注意，这些“指示”从未对应党的方法和风格，但在国外的何塞同伙却称赞这些“指示”，就好像它们是他的权威之一的预言一样，以最糟糕的流氓风格清楚地说出“我用党的指示擦我的屁股”——提到党的指示可以追溯到老鼠何塞篡夺领导权之前。自从

到国外后，他的任务就是使用挑拨、阴谋诡计和虚假职位使秘共与国际共运和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的党和组织分隔开来。

此外，老鼠何塞在国外的同伙忠于他的实践，在“红太阳”上以他伪造的“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文件，在文件中，他与国际共运的其他党处于对立，而它们的理论和实践对他并无兴趣。他从未研究过它们，甚至从未试图近距离的了解它们。你还能期待什么？他的见利忘义态度（统治着他的生活的每一个地方）的一个清晰例子就是，他在今年 9 月 24 日的讲话；他对领导人民战争的各党说，应该：“要求它们澄清如何创建新政权，在哪里和怎么样？它们是否有全国的战略计划，制止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推进的将国家一分为二的计划？”很好。这些问题应该被提出来。但是，如果他们有任何的真诚的话，他们在开始时就应该提交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的党的报告。他们也应该回答：他们伪造的“中央委员会”如何和何时在今日秘鲁创建新政权？而不仅仅是说“斗争在内格拉山脉进行”。那里有着斗争，但却是自发的斗争。他们试图用这种说话方式骗谁？关于他们的另一个问题“它们是否有全国的战略计划，制止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推进的将国家一分为二的计划？”他们之后应该告诉我们他们的“中央委员会”的计划的真实名字，它的政治目标是什么，过去十年或最最近的运动的评估如何。他们让人了解的唯一事情就是来自他们的“新指导”所做评估的一些宽泛的声明，也就是说，是老鼠何塞、劳尔、阿利皮奥说的“我们已经解决了之前所没有做的新事物”（1999 年到 2009 年的十年间）。这是“第一个军事化的中央委员会”。这是反对贡萨罗主席和党的重复的谎言。如果他们向其他党提出问题，那他们至少应该能够就秘鲁的现实回答他们自己。他们说此时，他们应该说出有多少地区委员会正遵循着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在瓦亚加河，没有地区委员会与他们结盟或服从他们，在主要地区委员会（MRC）中也没有如此。只要看看之前在“红太阳”上发表的行动列表，就可以知道有多少行动发生在这两个委员会之外，从而得出结论。事实上，他们想用对着天空的哭喊和“谴责”来掩盖的，正是他们不代表党的任何委员会。因为在秘鲁，党的委员会、小组和成员以及战斗人员和群众是存在的，只是

没有全国性的集中统一地组织起来工作，他们服从一大、党的团结基础和三中全会确立的计划。

如果情况不同的话，这很容易显示出来。人民战争就是战争，它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是战争行动的高级战斗模式。那些说没有武装行动的“人民战争”正是那些除了有着“和平协议”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政治战争”之外，什么也没有提出的人。在这个国家，群众正在造反，正如最近几年在秘鲁旅行的每一个人所证实的，在很多地方有着同志，他们正等待着重新加入人民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不在于客观条件的缺乏，这里有着发展人民战争的绝佳的客观条件；也不在于力量的缺乏，这里有着可以快速组织起来的最大力量；问题在于没有人进行领导工作；这里没有拥护伟大领袖贡萨罗主席，根据党的决议和计划发展人民战争的全国性指导。要知道有必要为在秘鲁产生这样的领导层提供服务，我们没有从国家进行领导的企图，但我们可以为同志们的工作提供便利，为秘鲁人民战争的发展服务。老鼠何塞在国外已经做的工作是摧毁秘鲁人民运动的机构，企图改变秘鲁人民运动残余部分的颜色，散播虚假信息、阴谋诡计和谎言，这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自从 2011 年五月，在他脱离了秘鲁人民运动，篡夺了组织的名称和“红太阳”，就快速地进行破坏工作，这只能是与老鼠何塞及其同伙合谋的反动派的计划一部分，为反颠覆战争服务，为反革命战争服务，反对世界革命、国际共运和革命国际主义运动。

他们的问题揭露了他们和进行过“和平协议”（“PA”）闹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样。让我们记住那些“和平协议”代表们所说的：“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各党只是一个名字。”这难道和何塞在国外的同伙提出的观点不一样吗？看看他们多年来，特别是 2005 年以来对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各党与组织和整个国际共运的态度吧；他们甚至不同意将印度人民战争称为人民战争。他们强烈反对作为今年国际行动周的行动的一部分而发展的行动，只有反对这个可悲者的意愿，才有可能在一些地方采取一些行动。

因此，这就是秘鲁人民运动内部左翼与右翼十多年来的斗争的过程，右翼的头目是我们所谴责的这个反革命代理人，他有着第三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立场和训词，受到他们的指挥。这个

过程在今年 5 月结束了，最终，他们篡夺了机构的领导权和“红太阳”网站。这就是他可悲的样子，些许惊讶地明确从机构中分离出去，他带着错误的思想，完成了这一任务，结束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主要是贡萨罗思想、党的工作。他将会把自己描述成党的代表，依靠虚假的组织和声音保持对秘共和秘鲁人民运动的名字的篡夺，为他的主人，反动派和修正主义的反革命目的服务。此外，作为一名自称仇恨帝国主义国家的公民，他认为应在他的位置上过得舒适。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被给予他这个低贱的人，他永远无法过上和平的生活，这就是他反革命罪恶的后果。

有必要澄清的是，直到 2011 年 5 月的第一周，“红太阳”是一个红色旗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修正主义已经渗透到它的立场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有着合流和细微差别表达的折中立场，但它的基本特征仍是红色旗帜。从 2011 年 5 月以来，组织内部的左翼遭到完全压制，没有人反对何塞的国外同伙的阴险工作，与此同时，“红太阳”变了颜色，现在是黑色旗帜。这说明了他们反对左派的拼命哭喊和低劣攻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只散播反动派的视频，这些视频是可悲的西班牙“维克托·费尔南德斯”多年来散播的，他们想将自己染成红色，但他们的反动阶级立场使得他们如此蠢笨，以致无法区分红色和黑色。

由于我们的机构的所处的位置，但这是就地理学意义和组织体系而言的，在逻辑上我们仍然有很多事情不了解。就在秘鲁英勇地继续为党的团结基础和人民战争而战斗和抵抗的这些委员会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假装无所不知，那就太荒谬了。但是那些假装是“中央委员会”的人就不得不指导所有的事情，有义务知道这一切，因为如果他们不知道，他们就不只是名义上的全国领导和中央委员会了。因此，让那些有义务回答的人将自己放在思想体系和政治斗争的层次上，他们不应假装无知的惊讶。一个人应该做的是坚定地保证前进的道路，制定计划，实现它们——其他一切都只是童话。

但是因为我们不再宣扬虚无的幻想,因此人民战争烈火中最坚定的党的委员会应该担负起人民战争紧迫而被推迟的任务,这是秘鲁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粉碎修正主义来完成被推迟的和尚未完成的党的全面重组任务,作为领导人民战争任务的一部分。这项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正如党所确立的:**“因为内部斗争问题是党的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所以增加以下问题很重要:修正主义是党和革命的主要危险,由于这个原因,必须毫不妥协地反对和粉碎它。我们党已经清洗了自己,但斗争必须继续,归根到底,如果在那时没有首先清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们国家的武装斗争就既不会被发动,也不是发展,今天,我们可以说,不完全彻底地清算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们就不能在全国夺取政权。我们深知内部因素是决定性的,出于这个原因,如果自 1992 年反动派对我们国家的革命造成了一定损害,原因就是修正主义帮助了它,为它服务,为事情提供了便利。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教训,我们绝不能忘记。因此,如果我们完全清算了修正主义,完成了我们队伍的清洗,体现了人民战争中党的团结基础的根基,我们就将得到加强,不可战胜。”**(《反对卖国的、种族主义的独裁国家,坚持人民战争》,中央委员会,1995 年)

不容怀疑,我们的斗争是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的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斗争的一部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作为它的一部分,革命国际主义运动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我们在这运动中面临的形势是复杂的,在这份文件中,我们指出了最紧迫的任务。这里有更多得多的工作去进行,去加深,去发展。还必须看到我们在机构中已经经历的斗争过程,自我批评和批评使我们能够在所关注的问题面前做这些事情;这就是我们将继续做的事情。在风暴中继续我们的日常工作,拆毁围墙,正如贡萨罗主席教导我们的:**“.....共产党人的锻造就是这样,是在动荡和困难中锻造的,在平静的水面绝不可能得到锻造。他们说胜利的人是多抵抗一分钟的人,我们知道如何坚持更长的时间,因为我们有着真正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它武装了我们的灵魂,用无可置疑的真理武装。它可能或浅或深的不平,将会磨炼、锻造我们,**

使我们像钢铁；毛主席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希望，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面临的仅仅是不平的一部分，这正在使我们在每一次革命经历的复杂时刻都受到锻炼；共产主义教导我们，甚至要做好被击败的准备，毛主席说，在两次失败和两次胜利之后，他们在理解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共产主义者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马克思在一次答复他的女儿时说：什么是幸福？就是斗争；多年后，毛主席说：工作就是斗争。”（《在整个国家建设政权夺取！》二中全会，1991年）

总而言之，我们的伟大领袖贡萨罗主席，我们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主要是贡萨罗思想，我们的党和我们党为国外工作而设立的机构秘鲁人民运动傲然挺立，它们并没有被撕成碎片，也绝不会。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这就是我们如何与修正主义斗争至死和即将完成的任务的体现。未来是我们的，我们有美好的一句话，我们注定要获胜。

贡萨罗主席万岁！

用人民战争粉碎何塞及其同伙的修正主义的和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为了秘鲁共产党的重组！

抓住贡萨罗思想去解决新问题！

人民战争直到共产主义！

新民主主义协会

德国，2011年10月